

中华
百科
经典
全书

2228 P
56

中华 百科 经典 全书

九

雒启坤 张彦修 主编

青海人民出版社

第九卷目录

练兵杂纪

练兵杂纪卷三……………(二四五九)

将官到任宝鉴……………(二四五九)

练兵杂纪卷四……………(二四六四)

登坛口授……………(二四六四)

练兵杂纪卷五……………(二四七八)

军器解上……………(二四七八)

练兵杂纪卷六……………(二四八六)

车步骑营阵解下……………(二四八六)

武编……………(二四九二)

武编前卷一……………(二四九二)

将……………(二四九二)

士……………(二四九五)

制……………(二五〇〇)

练……………(二五〇二)

令……………(二五〇五)

料……………(二五一三)

规……………(二五一五)

间……………(二五一六)

明……………(二五二一)

疑……………(二五二六)

诡……………(二五二七)

武编前卷二……………(二五二九)

战……………(二五二九)

攻守……………(二五三七)

攻……………(二五三八)

守……………(二五四〇)

守城鄙见……………(二五四九)

地……………(二五五一)

水……………(二五六〇)

方……………(二五六三)

营……………(二五六三)

行……………(二五六三)

止……………(二五六六)

宿……………(二五六六)

警……………(二五六七)

『节度』……………(二五六七)

战……………(二五六八)

营制	(二五七〇)	诸葛亮八阵八形新变辩	(二六一九)
武编前卷三	(二五七四)	诸葛亮六阵辩	(二六一九)
阵	(二五七四)	诸葛亮五行阵辩	(二六一九)
八阵图说	(二五七七)	诸葛亮八阵六阵钩连蟠曲辩	(二六二〇)
八阵图说	(二五七九)	诸葛亮十二将兵阵辩	(二六二〇)
握机出军法	(二五八二)	诸葛亮当头阵辩	(二六二一)
握机战法	(二五八三)	诸葛亮满天星阵辩	(二六二一)
八阵辨正	(二五九〇)	诸葛亮八翼阵辩	(二六二二)
辨八阵伍法	(二五九二)	李靖六花阵记	(二六二二)
八阵图序	(二五九四)	四门斗底阵记	(二六二二)
阵图总说	(二六〇五)	十二将兵阵记	(二六二三)
武编前卷四	(二六〇七)	十二辰阵记	(二六二三)
阵	(二六〇七)	李靖六花阵辩	(二六二四)
穰苴握奇营辩	(二六一三)	李靖五花阵变为六花阵辩	(二六二四)
孙武子八阵辩	(二六一四)	平戎万全阵记	(二六二五)
孙武子常山蛇阵辩	(二六一五)	宋神宗皇帝九军新阵辩	(二六二六)
诸葛亮八阵记	(二六一五)	元四阵图辩	(二六二六)
风后握奇阵辩	(二六一六)	秘战第七	(二六二九)
诸葛亮瞿塘方阵辩	(二六一七)	二十八宿操练之法	(二六三七)
诸葛亮八阵八形辩	(二六一八)	炼飞刀法	(二六三八)

炼飞枪法		(二六三八)	扒		(二六七二)
二十八宿形像		(二六三九)	挡		(二六七二)
二十八宿遁藏身法		(二六四〇)	火		(二六七二)
二十八宿破阵法		(二六四二)	夷		(二六八八)
二十八宿藏身破阵之法		(二六四五)	武编前卷六		(二六九二)
行持祖气法		(二六四七)	车		(二六九二)
武编前卷五		(二六四七)	水磨		(二六九九)
牌		(二六四七)	桔槔		(二七〇〇)
铁		(二六四九)	军需		(二七一五)
火器		(二六五〇)	药方		(二七二二)
射		(二六五三)	杂术		(二七二八)
弓		(二六五四)	阵纪		(二七三二)
弩		(二六六一)	阵纪卷一		(二七三二)
甲		(二六六三)	募选		(二七三二)
拳		(二六六六)	束伍		(二七三三)
枪		(二六六七)	教练		(二七三五)
剑		(二六七〇)	致用		(二七三七)
刀		(二六七〇)	赏罚		(二七三八)
筒		(二六七二)	节制		(二七四〇)
锤		(二六七二)	阵纪卷二		(二七四二)

奇正		(二七四二)	因势		(二七六五)
众寡		(二七四四)	车战		(二七六六)
率然		(二七四五)	骑战		(二七六七)
技用		(二七四六)	步战		(二七六八)
阵纪卷三		(二七五四)	水战		(二七六九)
阵宜		(二七五四)	火战		(二七七〇)
战令		(二七五九)	夜战		(二七七二)
战机		(二七六二)	山林泽谷之战		(二七七二)
阵纪卷四		(二七六四)	风雨雪雾之战		(二七七二)
摧陷		(二七六四)			

兵
法
類

练兵杂纪卷三

将官到任宝鉴

将者三军司命，惟悔吝固人事所召。然时日吉凶，所以定众志而作气，拟之他任不同。今将紧要应验用忌日辰，开略于左。

道藏经论本命支干对冲：凡上官赴任、移居人宅、嫁娶、出行修作一应等事，先看作主之人，本命无犯冲克，然后选用。今人但求日吉，而不知本命冲克所犯，是宜详察。

甲子生对戊午、庚午，甲戌生对戊辰、庚辰，甲申生对庚寅、戊寅，甲午生对庚子、戊子，甲辰生对庚戌、戊戌，甲寅生对戊申、庚申。

乙丑生对己未、辛未，乙亥生对己巳、辛巳，乙酉生对己卯、辛卯，乙未生对己丑、辛丑，乙巳生对己亥、辛亥，乙卯生对己酉、辛酉。

丙子、戊子生对壬午，丙戌、戊戌生对壬辰，丙申、戊申生对壬寅，丙午、戊午生对壬子，丙辰、戊辰生对壬戌，丙寅、戊寅生对壬申。

丁丑、己丑生对癸未，丁亥、己亥生对癸巳，丁酉、己酉生对癸卯，丁未、己未生对癸丑，丁巳、己巳生对癸亥，丁卯、己卯生对癸酉。

庚子生对甲午、戊午，庚戌生对甲辰、戊辰，庚申生对甲寅、戊寅，庚午生对甲子、戊子，庚辰生对甲戌、戊戌，庚寅生对甲申、戊申。

辛丑生对丁未、乙未，辛亥生对乙巳、丁巳，辛酉生对乙卯、丁卯，辛未生对乙丑、丁丑，辛巳生对乙亥、丁亥，辛卯生对乙酉、丁酉。

壬子生对丙午、戊午，壬戌生对丙辰、戊辰，壬申生对丙寅、戊寅，壬午生对丙子、戊子，壬辰生对丙戌、戊戌，壬寅生对丙申、戊申。

壬寅生对丙申、戊申。

癸丑生对丁未、己未，癸亥生对丁巳、己巳，癸酉生对丁卯、己卯，癸未生对丁丑、己丑，癸巳生对丁亥、己亥，癸卯生对丁酉、己酉。

紫微鸾驾帝星直日一应选用，合得此日者，百事大吉。

玉皇帝星一名显星，孟月：丙子、壬子、丁卯、癸卯、乙酉、辛酉、甲午；仲月：丙寅、壬寅、甲申、乙亥、辛亥、癸巳、庚申；季月：丙寅、壬寅、甲申、乙亥、辛亥、癸巳。

天皇帝星一名曲星，孟月：丁丑、癸丑、甲辰、戊辰、丙戌、壬戌、乙未；仲月：丙子、丁卯、壬子、癸丑、乙酉、辛酉、甲午；季月：丙寅、壬寅、甲申、乙亥、辛亥、癸巳。

紫微帝星一名传星，孟月：庚辰、丙辰、辛未、丁未、戊戌、己丑；仲月：丙午、庚午、乙卯、己卯、戊子、己酉；季月：戊寅、甲寅、己巳、乙巳、丁亥、癸亥、庚申。

论上官赴任：十二月吉日为上，后通用日次之。亦当兼尽。

正月上官赴任：丁卯、庚午、己卯、壬午、辛卯、甲子、癸卯、丙午、乙卯、戊午。

二月上官赴任：甲戌、丁丑、甲申、丁亥、甲辰。

三月上官赴任：丙寅、癸酉、戊寅、乙酉、庚寅、丁酉、庚子、壬寅、己酉、壬子、甲寅、辛酉。

四月上官赴任：庚午、己卯、壬午、己丑、甲午、丙午、戊午。

五月上官赴任：丙寅、戊辰、戊寅、丙戌、戊戌、丙辰。

六月上官赴任：甲子、丙子、戊子、庚子、辛亥、壬子、甲寅。

七月上官赴任：甲子、丙子、壬子、庚子、戊子。

八月上官赴任：庚辰、癸未、庚寅、庚戌。

九月上官赴任：庚午、壬申、乙亥、己卯、甲申、丁亥、辛卯、丙申、己亥、癸卯、丙午、戊申、辛亥、乙卯。

庚申、癸亥。

十月上官赴任：甲子、丙子、乙酉、戊子、庚子、壬子。

十一月上官赴任：壬申、甲申、壬辰、甲辰。

十二月上官赴任：庚午、壬午、甲午、丙午、戊午、庚申。

四不祥日：上官初四不为祥，初七、十六最堪伤，十九更兼二十八，凡人不信定遭殃。运好任中人马死，改任终须有一场。若是寓官知此日，官升职显禄高强。

给由考满，致仕归老同。

宜黄道、天恩、要安、天解、益后、续世、生气、民日、守日、旺日、复日。

民日：春午、夏酉、秋子、冬卯。

守日：春酉、夏子、秋卯、冬午。旺日：春寅、卯，夏巳、午，秋申、酉，冬亥、子。

复日：正卯、二寅、三丑、四子、五亥、六戌、七酉、八申、九未、十午、十一巳、十二辰。

猖鬼败亡日：丁卯、戊辰、壬辰、戊寅、辛巳、戊子、己丑、戊戌、己亥、辛丑、戊申、庚戌、辛亥、戊午、庚申、壬戌。此日已上，上官赴任求名俱忌。

论进呈策、上书陈言、参官见贵：宜天恩、黄道、天德、月德合、黄道、月空、母仓，又宜建、除、满、定、执、成、开日。

求谋文书印信：宜天贵、天恩、天德合、月德、六合、黄道、吉庆、福星贵人、官印喜神、左辅右弼，忌赤口、大小空亡。已上俱可看后卷十二月黄道通用吉日，选用则吉。

逐日黄道吉时，用之亨通：

子午日：子时月仙星、福德星，丑时天德星、宝光星，卯时天开星、少微星，午时日仙星、风辇星，申时天贵星、太乙星，酉时明辅星、贵人星。

丑未日：寅时月仙星、福德星，卯时天德星、宝光星，巳时天开星、少微星，申时日仙星、凤辇星，戌时天贵星、太乙星，亥时明辅星、贵人星。

寅申日：子时天贵星、太乙星，丑时明辅星、贵人星，辰时月仙星、福德星，巳时天德星、宝光星，未时天开星、少微星，戌时日仙星、凤辇星。

卯酉日：子时日仙星、凤辇星，寅时天贵星、太乙星，午时月仙星、福德星，未时天德星、宝光星，卯时明辅星、贵人星，酉时天开星、少微星。

辰戌日：寅时日仙星、凤辇星，辰时天贵星、太乙星，巳时明辅星、贵人星，申时月仙星、福德星，酉时天贵星、宝光星，亥时天开星、少微星。

巳亥日：丑时天开星、少微星，辰时日仙星、凤辇星，午时天贵星、太乙星，未时明辅星、贵人星，戌时日仙星、福德星，亥时天德星、宝光星。

夫天时不足忌，在尽吾人事，自能感召天禄，所谓人定亦能胜天，阴阳时日何为者哉！但吾辈武夫，罔习吏事，到任之初，手足无措，已失先后缓急之序，故其设施颠倒，如向风理丝，无怪其然。予与诸将叨有一日之长，师率之责，乃撰其节要，为《到任宝鉴》。吾辈真肯信而行之，决无不利。凡我将领，无论大小，不拘边腹地方，奉有钦命推擢之日，或生长此地，或昔为属伍，日夕面见，地方事宜，似不必询众而后知也。但一官自有一官之体，或内而衙门之群务，或外而上司之新政，便是旧游，终隔藩篱，况曾未经其地者，安得不为先事之图乎？

悉当于未任之前，于曾经彼地游宦，或士大夫，或前官，或闻知彼中事情者，先行多方谘访，其时人言尚公。语云『礼失求之野』，闻阎小人，心无所为。间访一二谨慎知事之人，亦无不可。是我未至之先，已得地方之情矣。姑默存之，未可就信。履任之日，见过官属，且勿轻论地方事情，本日只了应酬。虽对贺客，亦勿论地方，轻开此口，左右便莫测我意向所在矣。应报上司，先具揭贴。掾书左右，和以遇之，即有不是，且勿分可否，惟存于心。次日即将衙门内要紧号簿文卷检览，稍知大义。三日行香礼毕，投文后，且收在退居，亲行检看。稍知任内之略，乃将钱粮、

兵马、城池、地理各文册，于案牍中择出，粗涉一过，先取大数，抄为手摺，常在袖中。应参上司，则赴参见，询以职守兵边之事，只云：『某叨遇主司，罔敢不竭力报国，心虽切切振作，练兵飭武，厘弊兴废，以保地方。但初至未谙，容回任事事讲求。应该自行者，不敢迟怠；应该请详者，请详遵奉。第以设施之初，人信未信，不无耳目之异，望主司姑为主持，以需其后。如果行不逮言，甘辱明法。倘设施果合时宜，果中利弊而人言市虎，亦望主司坚执投杼之嫌，以裨责成于终。』如此对之，方见老成。回任之日，务信其言，不止务信其言，当终身以此言为鉴戒，务副之于其行。寻当巡行境内，每到一城，先将城池形势边墙看过。详问四方险易，建置始末，保障缘由。入衙门，将地方父老延入，优以礼见，问其弊病。大率如系边墙，步步亲行，备问墙外，所对何项敌人，部落某处？某年深入？因何失事？因何成功？夫前人之事业，后人之龟鉴。今当如何，庶可守固战胜，谘访在心，且勿就言方略。次则查点库藏，如神器，则云库在某处，即亲诣件件验过，某件某年造？如何用？见今堪否？且待土人典守者言之，勿出己意。乃又卜日入操其军马，逐名点看强弱，器械堪否。使地方形势、人情土俗、军马强壮、衙门利弊，一一在我心中，有如素游之地。乃先将极贫无告之军查出，优以言辞，省其差役，问其疾病；次革科敛之弊；次将衙门内役占贿赂之弊，尽行痛革；次为各军清楚粮饷，务得实惠；次将孝子顺孙、义夫节妇，亲行存问其家，式其门闾。如此，人心大定，人知我是为民之吏、爱军之将。然后仍行择访名望才猷素重一方之人，真心求教。盖彼于我初至之日，未知我作用何如，即有衷言，未肯尽吐。稍见我作用，知为贤者，必以佳言告我，必以地方利弊、宜军宜民之略导我。凡有不忠之言，偏拗之人，自然不敢逛罔于我。此后任我所为，皆宜军宜民之政也。如有利弊所当兴革，事重而不可专者，明白申报上司；如力可自举者，便宜行之。凡有大事申报上司，于文书之外，仍附以揭贴，备言其事之始末、情节利害缘由，上司无不听允。自此之后，既得上司之欢心、下人之悦服，可谓尽善矣。但人情难测，患变无常，又须日慎一日，无敢少安。在内地常若上司督责于上，在边方常如敌患临前，慎之又慎，敬以胜怠。如此，战胜守固，完名全节，为贤将，为美官，永无灾患矣。

一、居官不难，听言为难；听言不难，明察为难。凡将官所听言系军卒之利弊，士气之盛衰，疆场之得失。初任

如前多方博问，得言之后，必俟经历：言合者，信而无疑，则即行之；言不合者，再以未任与初任所闻质之。质之非利，其为我言之人亦非也，我则渐渐远之，而不用其言。所言皆验，行之有益于地方，则所言之人必心地光明，识见高远，我则时时请教，以匡不逮。以闻所未闻，又勿彰人耳目，使言者获谤，百计投杼，则我之好必不终，善言不复入耳，不忠之言必胜。如此，而邪人日密，所行日非矣。鉴之鉴之！

一、一切军马钱粮强弱等第数目，钱粮出入缘由，边塞城池地里形势，取军防边方略规则，应兴应革事宜，一一于到任一月之内务要取勘明白，画图贴说，具一手册随身，以便次第举行。上司询问查取，即以手摺择出对答登报。

一、到任之后，即置号簿，所属置簿赴比于我，我亦自置一簿，以比我应行及查掾书迟早，以防奸弊。凡要紧者，复密书一贴粘于暗室，毋容人见。及不急之务，人不在意者，每一月之内，量记一二，不时觉察之，掾书将谓我为神明，属下将谓我为记事不忘，自然敬畏。为官之道，臣子之职，鉴戒万亿，亦不能尽。第一要紧在练兵杀敌，《实纪》一部尽之。兹三言以蔽之曰：勤、敬、廉。

练兵杂纪卷四

登坛口授（系副总兵李超、胡守仁述）

超、守仁等，猥以庸劣，待罪蓟镇，恒惭蚊负非宜，深惧覆餗在疚。人任以来，仰奉督、抚按关石画，总镇司道军机，首兴台工，以固天险，并举教练，以振靡风。边习边机，虽颇有所闻见，而动辄扼腕，亦尝窃为我总镇兵主忧焉。至于超等鸿毛身命，此不足计也。

时惟庚午夏六月，诸边新台肇建过半，乃奉制府会同抚院奏奉暂停，以举练事。随于六月下旬，蒙兵主檄文奉行间。窃惟是举也，往者总镇卧治三屯，诸路损益兴革，势若秦越久矣。所部独三屯标下勇壮家丁约五千余人，能使军容整治，即为尽心厥职，谓之上等品色矣。超等忽奉前檄，且喜且虑。夫所喜者，我兵主连横十一路全镇之力，深得御大敌之道矣；所虑者，诸将积习未可言转，而一、二日登坛口语，期寥数十年来已成已信之痼病，不易易也。乃于六月二十一日，东路协守守仁，西路协守超，遵化标下游击孙朝梁、张士义，三屯标下游击史宸、王通、王抚民，中

军都司谢惟能，分守山海参将管英，石门寨参将李珍，台头营游击谷承功，燕河营参将史纲，太平寨参将罗端，松棚谷游击张拱立，马兰谷参将杨鲤，入卫固原游击刘葵，延绥游击侯服远，其密云标下参将李如楨、蔡勋、游击王禄，墙子岭副总兵张臣，曹家寨游击王旌，古北副总兵董一元，石塘岭参将陈勋，各以道远，西防紧要未至，乃用提调等官张应时、宁潮、刘尚仁、章延康、方相、李天爵、朱维藩等代，及各将官部下中军官、管操书记、掌号吹鼓手俱集三屯镇城。

是日晨鼓戒严，我兵主肃整冠服，盛列威仪，升帐启辕门。超等戎装序秩趋跪，敬谨谒毕，退出，更衣以入。兵主迎至台中，延超、守仁于庭内，面北行揖礼，西序立，诸将檐下行两跪礼，兵主面南受之。次各都司提调、中军等官参毕，闭门。兵主乃降容悦色，揖超等以入止止堂，南面坐。超、守仁垂坐，仅去尺许，诸将分序于东西坐超等之后，次都司提调皆序坐，次中军等官立于东西壁下，次旗牌、管操书手、掌号吹鼓手俱环侍於厅户之外。礼毕，超等知兵主之海必淳淳，不止万言，恐其听记弗登，坛授受之盛举也。乃与守仁及各将领预择聪慧书手各一人以从，暗携文房之具，布于厅事西壁，每书记一人，记一句，各分号编次，周而复始。是以兵主三日之训辞，虽不假思索出诸口而无不中节。其役夫之纪集，亦不敢鲁鱼，编既合而如出素成也。

坐顷，天气正暑，诸将士汗下如雨，莫敢有挥之者。兵主出吴扇千百余柄，自超以至吹鼓手，各给一把，因命挥之以拂汗。复出圃中瓜，献者于超等各三叶，士识而下各一叶。兵主曰：「位有贵贱，身无贵贱，自兵主而下以至士识皆两叶。」于是将士不觉弃热就凉，目为异数。食讫，兵主屏气澄虑，良久，诸将皆作。兵主曰：「语长，复坐。」曰：「诸君以今日共坐之处是何处耶？」众莫知意所在，不敢对。曰：「此非三间房子，乃是一只船，且漏，又当风波之中，若睡的自睡，坐的自坐，仇人反目，各不同心，将船被风浪飘冲打碎，彼时无分贤愚，无分恩仇，都是溺死。遭此之际，便是异心仇人，既在一船，说不得平日不相识，说不得平日仇怨，推此共患共难之心，掌舵的掌舵，掌橈的掌橈，同心同力，将此船撑过江海。到了上岸时，任从众人各心各路，分投而去也。今要求漏船过得风浪，却人人不齐心，不共拼一个死力，那个人能免得去？况诸君起于世宦者，受国恩有年；崛起布衣者，荣耀逾分。以职事言，

分当舍身；以国法言，势当舍身，姑且勿论。本镇曾听人言：「武职两手握着便益，成功则显亲扬名，加官进禄，是一手握着便益也；阵亡则荫子立庙，血食百世，是又一手握着便益也。是生得便益，死亦得便益。」但本镇见武职毕竟庙食者少，下狱者多，舍了便益以图侥幸。第不知五十年前将官阵亡之时，同阵偷走者如今还在否？」

诸将曰：「还有今日走回，明日死在家下者。」兵主曰：「死是免不得死，只是多活几日，做了个带罪的鬼。当时偷活在世，夸他便益，直到今日，立庙祭祀，天报忠臣，子孙兴旺，还是谁便益？」诸将默然。兵主乃更端谕曰：「夫九边虽同为防敌，惟蓟镇之事与八边不同。我先说蓟镇之形，而后言将官之习。比如宣大山陝无属夷隔断，且地平无险可据，蕃兵入犯无时，数千亦人，数百亦人，甚至数十亦人。将官随有警报便就出去追剿，缓急之际，迅雷不及掩耳，那得齐兵，那得聚众，故特有家丁之设，所谓在精不在多。与将官厮守一处，人不离营，马不离鞍，一声炮响，早已出门，方才追得贼及。又有偷马打帐房之类，平日边檄得此功劳，以为根基，及遇大敌，却称众寡不敌，即厚颜无耻尚可保全身家。蓟镇切近京师，议论既多，山川纠缪，有险可守，外有属夷阻隔，使我一筹莫展。于平时无零贼敢入，使我无根基可立；于夙昔即有技能，无处可试，三五年才一犯。每犯必东西合势而来，动称十数万，边外延长百馀里，或以头为尾以尾为头，分攻聚突，必有一处溃入。入则又以精兵扎营自固，彼知勤王之师不日辐辏，自人至出多不过十日。此蓟镇之形也。吾蓟将士平日既无寸功可保，临大举时便称众寡不敌，惟以家丁数百窥伺，零星即杀数级，岂能掩罪？甚至无零可剿，却将平民被掳、亡兵割他死头来报功，希以免罪，甚至说谎反叨赏誉。试以今日言之，说谎难行，伪首级不准，倘零功不多，倘无零功，而彼寇自人至出全不见面，总不一交锋可乎？」诸将对曰：「决了不得。」

兵主曰：「既知了不得，如何不讲战？夫诸君所以不讲战者，病在理欲不并立，实事与虚套不同行，因有虚套行得惯，故不讲战。诸将平日尚怕督抚，若总镇操守清严，也略怕他。到了报贼时，便不怕总兵了。盖知兵马由不得总兵调度，政出多门故也。及至敌人之时，督抚也不怕，即有小过，料督抚拘泥旧套，恐有临敌易将利害，必然姑容。且总兵不惟不能做主将，更为诸将所执拗，甲曰左，乙曰右，噉噉众口，以致主将无所适从。其故为何？盖逆知贼未

出边，锦衣官校至矣。督、抚、总兵，或亡于阵，或逮入京，其时谁与他算帐？欲便追论诸将之失，谁复听之？既而代任上司，又不惟不行查究，乃预为己地，且益加优言，冀其感我，必然尽力于我，殊不知奸猾之徒，骗过了多少上司。此诸将所以不用命者，有所恃也。又将官调赴随征之日，本官未起程，先差人分布于入京道路，及兵部门首内府诸处，计约某日可追及贼，不待报至便纷纷扬言曰：「某将官追上贼了。」殊不知三千军内，还无二、三百到，还有相去一、二百里者，谁为查究？还未见贼，及约期将近，又是前项之人各处称扬曰：「某官如何被围，如何砍杀。」其欲妒人之功，报己之怨者，则曰：「某官在某处札营，如何不救。」寻曰：「本官如何杀砍突围而出矣。」甚至喧动圣明，至有王全斌之赐。彼人此路既熟，决可侥幸，复肯出死力耶？平日结识此套，不知用了多少心机，费了多少金银，又肯舍死耶？诸君多系西将，率以家丁为利器，决不可以此视蓟镇也。家丁之召，本为军士气弱，散守地方，倏然零贼入犯，一时军士呼集不前，而将官当锋，必得亲养恩深之人相救相护。今诸将每人统兵一枝，二、三千不等，原要各将将此地二、三千众，教练精强，又召家丁二、三百，厚养以充先锋。今却顾此遗彼，爱小失大，就以军士之马供家丁骑乘，以军士之身供家丁役使，以军士之粮作家丁养贍。是得二、三百人之心，尽失部下二、三千军之心，以有用之军，置之不用之地；是费朝廷二、三千军士之粮饷，而仅得二、三百家丁之力。本为求精，适至冗费；本为求多，反以致寡。既视二、三千为冗数，又视之为必不可练用。如是而厮役益多，益快其欲。诸将又且利于此，习于此，偷马打帐房得功，视此为制敌之长策。及至大举而入，便谓此必不可交鋒，必不可堂堂相对，凡能神出鬼没，偷窃零骑，挑壕自固，便是好汉，此牢不可破之习也。其在蓟镇将士，又以大兵每犯无敌，积威所劫，亦谓决不可论战。本镇试为言之：若谓战为容易，固属欺人。但劲敌鲁来，亦未尝不败。苻坚六十万，晋谢玄以八万败之；乌珠拐子马，岳飞以五百人败之。汉武帝时用卫青、霍去病扫空王幕，我太祖用中山武宁王等尽驱元兵于沙漠，恢复中原。此亦为必不可战胜乎，抑还可战胜乎？卫青、霍去病、谢玄、岳飞、中山武宁王，抑神仙乎，抑是我辈之人乎？蓟镇必是大举，必要大战，大战之道在我，必要合十一路全镇之兵，合众人之心为一心，合众人之力为一体。除合众人之心、力另说。『且以欲图大战，试问诸君：夫大战之道有三：有算定战，有舍命战，有糊涂战。何谓算定战？得算多，得算少是